

史

記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與韓非同傳第一

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

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尹喜未

正義本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

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

老子者

正義曰朱鶴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一者耳字伯陽

字聯身受八尺八寸黃色眉長耳大目廣
 口季脣頰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
 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載
 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遙李樹下延
 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脈七
 聖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
 天而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
 考也子夢也考教無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
 物無**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
 遺也**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
 苦縣本屬陳秦使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
 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郡陳縣苦縣屬陳郡
 不屬淮陽郡苦音估。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
 三縣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
 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於地志云苦縣在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
 源縣中厲音預晉大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祠
 子所立**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

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
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五也。然老子號白易，比傳
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比口周守
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出號曰聃也。

藏室之史也。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

以為官名。正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

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

蓬累。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

時，則自覆蓋相勢隨而去。正義曰：蓬沙積上，轉蓬也。

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蓬
轉。疏：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沙
幕中風吹，則相隨隨風轉。後也。蓬蒿江東呼為刺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六經

賈之人賈音古深藉請隱其實比不令人見或云
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管之
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
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是也
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

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頹遂去至關

正義曰杞朴子云老子西遊過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書謂之老

子或以爲西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
南五十二里西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今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

索隱曰李尤西谷關

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

於是老一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

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有人嘗遇候物色

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

范滂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閉令

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觀其氣

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閉令尹喜

望見其有紫氣浮闕而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曰

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

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爲牆蓬蒿爲室杖木

爲林著文爲席菹文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

足念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

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前十句外傳以老子生於周太史儋為

十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知知

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知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

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

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京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以其脩道而養

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綱載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矣徐廣曰實九生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三百歲而後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一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

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或曰儋即老子

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老子預英傳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出家有段干亦段干

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

段名干木恐或失之天下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官宮

州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

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為世之學老子者則

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退而後之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

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

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子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

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列

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莊子生於

征說云蒙縣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

宛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為蒙縣

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

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畧其書十

善云構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

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

律寓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

類也寓音也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言苦魚反胠開也

百去初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言苦魚反胠開也

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言苦魚反胠開也

道非抱素任真之道也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言苦魚反胠開也

以明老子之術索隱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

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掃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鬼子怕喪律

累路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庚元桑子王研本依

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莫云山在魯亦云在

無情死庚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灾言社然善屬書離

辭正義曰屬音燭離下皆空設言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

指事類情用剽剽儒墨正義曰剽

也擊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泐洋自恣以適

已索隱曰泐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故自王公大人不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使使厚幣迎

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

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

入大廟當其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此

也補也願為

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子。亟去，素隱曰：音
搢，臨宰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

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遊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清音。烏，讀

黃河之無爲有國者所羈，然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

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

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與此傳不同。

天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曰：孔

言詩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篇，又

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九三

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

然，今百篇之內，見二十四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

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備言虞夏

老子伯夷傳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

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陞帝位

功用既興然後授

政示天下重器

索隱曰言天下之大器是也則上器亦謂之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

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

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

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

深谷入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

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此山許由不受耻之

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索隱曰說

難記也然堯讓天下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沒

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

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
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

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

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

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概是梗概謂畧也蓋以

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

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

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末仁得仁又何怨今其詩云我安適歸

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是怨詞也故云可畏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秋也其傳云孤竹君

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

失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地理志孤

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

○正義本前注丙寅改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

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

索隱曰劉氏云蓋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

伯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代紂伯夷叔

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

云夷齊餓於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

夷齊遊紂君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遠西

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九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

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

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紮吾行二

子比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

縣首陽山在岐陽西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

北明即夷齊餓死處及餓且死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茶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

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以藜

老子伯夷傳

易暴者不知其非矣

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殺神農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索隱曰神農虞夏致樸禪讓之道超忽又矣終沒矣

今逢此君臣爭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索隱曰于嗟嗟嘆也徂者往也

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

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絜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

索隱曰厭言飽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

子一輩食瓢飲水見其糟糠之文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曰殺不辜

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跖

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肝人之肉劉氏云

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號之為盜蹠

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暴矣恣睢索隱曰暴

而惡然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

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正義曰睢仰

白目怒貌言跖兇暴惡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潼覽曰盜蹠家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

音同按潼水名因為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

曰括地志云盜跖家在陝州河比縣西二十里河北縣

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是遵何德哉道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是其人遭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明也言伯

夷有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明也言伯

不遇而惡道長光人著明之證者也若至近世操行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索隱曰謂若楚靈魯桓晉獻齊襄之比皆是

富

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次盤泉裹足高山之頂箕身

澹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

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

索隱曰澹臺滅明之存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

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或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謂能逢此千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索隱曰太

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

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

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由昧

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

敢的言是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

曰太史公引

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故曰富貴如

人道下同

可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

可求而得之，雖執鞭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

道，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

殺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九人處治世亦不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

苟容，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

也。舉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爲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混亂，精潔之士不撓不苟，

合於盜。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德之重若彼，采薇

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

重，若被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

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已下雖

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心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

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

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

行兼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

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權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

顏回索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云索隱曰狗財也作觸鳥賦

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貪夫徇財正義曰徇財也反求也

名夸者死權至死而不休故曰死權也

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

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

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同明相照曰已

下並繫同類相求從烟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

與張番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

位則鳥物之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

七

七

之經也。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
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三同明相照是周易
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台萬
物有睹也。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
物見睹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
易傳繼春秋。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
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
川豁谷禽獸草木化生雖雜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
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
世返於正莫近於春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正義曰夷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
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也。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致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
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向也捨發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馳遠若涇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也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正義曰此音旨獨行將德在鄉閭者若不說責大之立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卷之百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

潁上人也

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潁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

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叢之子故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

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

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

君將治齊則高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

齊大夫鮑叔牙之後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

鮑叔牙曰若二曰念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齊相公以霸

六曰初七日

八曰張九曰絕是九惠也

齊相公以霸

齊相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

夷吾夷吾產武子馮馮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彌而彌
莊子蘆蘆產棹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

涉刑涉產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管仲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

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

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

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

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齊國東

海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是夷吾

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有此今舉其大畧也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節物有制度則

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四維不張國

子五女之子六玉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乃滅亡管子曰四維者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而示

少而百姓易作行也

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

而為功貴輕重

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

故權衡

正義曰輕重謂也

衡謂得失也有得有失甚戒慎之

桓公實怒少姬

索隱曰謂怒也

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

之會

正義曰今河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對。正義

曰沫莫

管仲因而信之

正義曰以劫

許諸侯由是歸齊

嵩反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

所寶管仲富擬方

室有三歸反坫

正義曰三歸三姓也歸人謂嫁曰

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

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曰賤不能臨
貴相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貧不能使
富相公賜之齊市且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疏不能
相近相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突而遂霸天下孔子曰
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
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素隱曰名嬰平謚

仲字父桓子名弱也。

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

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魏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素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科

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

在朝借語及之即危言

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

語不及之即危

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脩此行畏責及也

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

命則正義曰則謂國無道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

石父賢在縲紲中

正義曰縲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

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

苟免餓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

此文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

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然縛反注皇覽云晏

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

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此門外晏子云

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之攝衣冠謝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

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

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

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
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
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
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
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
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
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

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詳哉其言

多有正義曰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

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

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

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語曰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

君臣百姓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是子伏莊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

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吾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肴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社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堂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爲列傳首故申韓爲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蔡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

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

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

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助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冠屢交異乎此

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

子三卷也

韓非者

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韓非云正安五年外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

韓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指以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

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

篇號曰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

韓非之論法駁浮注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

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

是大抵亦崇非為人口吃。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黃老之李。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

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

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而加之於功賞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蠹而加之於功賞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正義曰介甲也

也今者所養非所用

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非勇悍忠

獲及折衝

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

力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索隱曰又非奸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

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

而作韓子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

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

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

外儲言二事所謂明君上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

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

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索隱曰說音脫難音奴于反言游說之道為難

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

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

有劉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

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

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

雖是難尚非難也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

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也凡

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未射

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

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其情故云吾

說當之地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

二王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所說出於為名
當之闇與前人所會說則行乃畏難矣

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
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曾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
矣劉氏云搭古義黃祖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述竟奔是為名高也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索隱曰亦謂所說
之君出意本規厚

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
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
說以帝王故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曰
韓子實

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字作陰顯者陽也課其君實為厚利而謀作微為名高
之節也。正義曰前入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
說實疎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
遠之

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謂若下文云
鄭武公陰誘伐胡而

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

人好利學謙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前者之言而

顯不悅其自說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士不可不察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之言或

說其相類之事前人竟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

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土有過失之端錯而引美善之

議以推人主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

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

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

有力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

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嘗

申韓傳

也韓子作見志然見志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思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爲所
信更以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牆壞有盜却爲見

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夫貴人得計而

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先得其計已功說者

知前發其蹤，正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

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疆之以其所必不為，隱

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云危。曰：疆之，以其所必不為，

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疆述關中違

有為而說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

強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云：若景帝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莧反。說

之事情，乃為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權索隱曰：諱子也。

正義曰：縝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

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論人主愛行人之資籍也。論其所憎

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

義曰：省沈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

山景反沈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

沈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

乃亦久人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儒者乃

主疾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儒者乃

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

憚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

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比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

之務不知飾所談之所說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

而其於教者說士當為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誠

其於人主有辭避諱而禮之遊議者當減其事端而

不言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以

失窮窮極之乃為窮極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

致譏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

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

代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而有與同失者則明

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親事喜人與人同

之乃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

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生與甲同失說者文飾

五

無失大忠無所排辭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

而我又我諫之不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正義曰排悟當為拂仲古字假借耳拂違也

乃後周澤索隱曰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知盡之難也徐

道難也韓子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尺知事上之

之為能也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得曠日彌久而周澤

既渥君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識著於君也深計

而不疑交爭而不罪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

韓子

而得而高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仕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持此歲之成也伊尹爲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爲有莘

及王道百里奚爲虜正義曰晉世家云冀滅虞公皆所

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後身而

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有虜是汙

索隱曰韓子依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昔者鄭武

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廼以其子妻

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

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故君問
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
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
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
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國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
行夫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夢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

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

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

人主逆鱗則疾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玉蠹之書曰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

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暹法
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
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
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勸羣臣也
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廼詩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

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之意也申子之意也施之於名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參攷

胡革反用法參
不急于而鞠攷深刻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爲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彙
地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徐反曰燕

音爲司馬官主兵

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大康地訖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襄城縣屬濟河

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

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

索隱曰謂

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軍即反遂以將軍爲官名將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軍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只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日

中時期會穰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

於軍門以開日景下漏謂下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巳為

漏漏以知刻數也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

監不甚急正義曰巳音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

不至穰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也仆者謂卧其

水以賈失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

賈乃至穰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

故留穰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

親後拘飲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按音表拘音浮。正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首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據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首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馱以徇三軍素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馱又斬馬之左馱以徇者左故也。正義曰馱音附劉伯莊云馱者猶外之立木承重遣使者送報然後行士卒次甘井竈飲

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

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

正義比依

其羸弱者三日而後

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正義曰度指河

於是追擊之遂取

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

鮑氏高國之屬嘗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

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

索隱曰田乞田豹子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

因自立爲齊威王

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

自立號

威王也

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

正義放而諸方性反

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郭滌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小喪矣

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

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小喪

告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

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

苴之列傳焉

索隱宋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馬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術

三軍驚怖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威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

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

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

爲隊長

案隱曰隊長對反長行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

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即三令

五申於是鼓之七婦人失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熟知之罪也復二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
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
急也使色吏反曰寡人已知
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
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
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
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正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

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

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

忍米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後百餘

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

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

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

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

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

齊中以爲奇竊獻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

與齊詳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

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也索隱曰第且重射射射

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正義曰射音石隨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

逐而射賭千金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

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

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

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

爲師居轡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

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解

可控制而擊之捲即拳

救鬪者不搏

索隱曰音搏救鬪者當善

劉云控細捲縮非也

批元擣虛

索隱曰批音白結反

益熾矣按批謂以手持批刺人也

批元擣虛音白結反

元音若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元

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頌批

之彼兵若虛則衝批之欲令擊梁之形格勢禁則自為

震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元擊擣彼虛則其事

今梁趙

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

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索隱曰謂齊今引兵破大

梁之街是衝其方虛之時

梁必釋趙而自救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有陵不攻齊軍後十五年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

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二歲也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

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

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

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五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蹶也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

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

與其輕縱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臺馬陵馬陵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
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
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
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
子謂龐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
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誘
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
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
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
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
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
克言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
叔之僕者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

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起貪際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實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棄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

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

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羸

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

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

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詩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贊曰今河南城爲百五之皇甫謐曰壺關脩政不
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防西北九十里脩政不

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
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

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

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
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

善則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

氏春曰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

作商文

可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
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
文既死公叔爲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
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
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

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曰
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
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
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
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
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
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
并陳蔡却二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
欲害之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

之工，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索隱曰：悼王是

系家悼王名

悼王既葬，太子立。

索隱曰：肅王，賊也。

乃使令尹盡誅射

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具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鴻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則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破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